

# 牛報

葉之蓁著



□□施叔青主編  
□□葉之蓁著

牛 報

• 遠景文學叢書之70 •

# 牛 報

遠景文學叢書A ⑦⑩

|       |                 |       |     |
|-------|-----------------|-------|-----|
| 著者    | 葉施遠             | 之叔登   | 藥青恩 |
| 主編    |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       |     |
| 發行    | 台北郵局26—1451號信箱  |       |     |
| 出版    | 郵撥：0765255—8    |       |     |
| 發行所   |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       |     |
|       | 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1 |       |     |
|       | 電話：705—3195     |       |     |
|       | 傳真：706—9880     |       |     |
| 總經理   | 嘉興書局有限公司        |       |     |
|       | 台北市樂業街152號      |       |     |
| 香港總代理 | 田園書屋            |       |     |
| 印刷所   | 九龍西洋菜街56號二樓     |       |     |
|       |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       |     |
|       |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       |     |
| 裝訂    | 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       |     |
|       | 台北市赤峯街77巷7號之1   |       |     |
| 定價    | 新台幣120元         | 港幣30元 |     |
| 初版    | 中華民國78年12月      |       |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39-0006-8

## 「湖南作家輯」總序

施叔青

### 一、

文革浩劫後，傷痕文學的控訴聲稍歇，復出的右派作家，自知追不回被耽誤二十年的歲月，只好在創作題材上另闢途徑，而剛剛出道的年輕作家，好不容易擺脫了文學必須服從政治的桎梏，急於別樹一格，表現具有特殊風味的文學，以便在文壇上嶄露頭角。

舉目四望，在近代作家中，有別於魯迅超越地域性，而文學成就並不懸殊，似乎就是老舍以北京方言、口語寫成的京味小說了。

另一位備受國外文學理論家推崇，認為其文學藝術的成就絕對不遜於魯迅的沈從文，由於對中共政權的冷淡不參予，被冷落埋沒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直至他西南聯大的學生汪曾祺，停筆多年後，八〇年獲獎的小說「受戒」，以散文詩的筆觸，行雲流水道出了小和尚與英子無邪的情懷，追溯他這類散文文化小說的師承，沈從文像出土人物一樣重見天日。

這位三〇年代就著作等身的作家，因要求作品的質素不應因抗日宣傳而降低，當時被冠以「

反對抗戰」的罪名，四九年以後，又在政治立場上堅持獨立，不願趨附中共政權，因此備受孤立壓制，轉入文物研究，終至在文壇上消聲匿跡。

五三年開明書店通知他「各書已過時，凡是已印、未印各書稿紙型，全部均代為焚毀」，隔三十年之後，「沈從文全集」重版問世，震撼了整個文藝界，特別是在鄉土地域觀念淡薄中長大的這一代湖南文學子弟，玩味認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風土特色之餘，吃驚地發現這位文壇前輩是以浪漫溫馨的情懷，不帶任何批判地呈現他家鄉的水手、妓女、土匪、士兵。長時期以來，魯迅的理性文學觀統領了整個的創作思維方式，沈從文在三〇年代聲言要「用一支筆來好好保留最後一個浪漫派在二十世紀生命取予形式」，使得身上同樣流着楚人血液的後輩，陷入嚴肅的沉思。

隨著考古的新發現，黃河流域不再是中華文化唯一的搖籃，出土文物改寫了歷史，證明長江流域同是民族的發祥地，遺憾的是北方的孔孟理性思想，伴隨歷代王朝武力的征服，強制同化融合了玄想絢麗的南方巫楚文化，「楚辭」、「山海經」的浪漫熾烈激情、神話想像的傳統，被迫在儒家所強調的倫理人間秩序下噤聲了。

若以丹納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主張民族文化遺傳根深蒂固不易改變，榮格的「集體無意識」來看人神合一、時空交錯、半原始更接近於詩的思維的楚文化，則應是沉澱於每一個楚人的無意識深處，長時處於多眠狀態，但不致全然消亡。

八二、八三年，西方文學思潮隨着政策開放，大量湧入，經過短時期對現代派、意識流的模仿，作家們很快意識到至今仍處於封建官僚社會的中國大陸，物質條件的匱乏與意識型態的落後

，實在缺乏孕育現代主義的土壤，反而是拉丁美洲的極權體制、半開發國家的鄉土野氣，所產生的問題境遇與中國更為接近，馬奎斯的「百年的孤寂」一經翻譯，風行了知識文學界，那種植根於鄉土、天馬行空想像無限的魔幻現實主義，無疑為年輕一代作家打開另一個窗口，提醒他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自己周圍脚下，對受限於體制而斷層的文化傳統，首次起了深情的關注，產生了新的文學上的覺悟。

## 二、

湖南作家也一如散居各省的文學工作者，一反三〇年代以來超越地域、南北大一統的創作主張，他們顧守生息熟悉的那一塊土地，相信只要把文學的根往下挖得愈深入，作品便更能反映出湘楚獨一無二的地方特殊性，到最後將具有最大的普遍性。

這種認識，除了受福克納終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寫着他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眷戀香蕪園附近那一片鄉土的馬奎斯的啓發，更重要而直接的，是受了沈從文作品的撞擊，情緒上很自然地認同他的浪漫抒情文學觀，畢竟魯迅沒能以文學來療救中國民性，文革浩劫留下的滿目瘡痍，反而沈從文的散文化小說，更能滋潤、安慰人心。

沈從文的復出，激勵了湖南文學子弟追尋湘楚文化的根源，韓少功的「文學的「根」」便是尋思曾經燦爛一時的楚文化源流的去向。這位生長於革命城長沙的楚人，文革時，曾在屈原自盡的汨羅江邊揀除落戶，屈子祠就在近處；他觀察當地民情風俗，發現有些方言，還能與「楚辭」

掛鉤，如當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說為「集」，這與「離騷」中「欲遠集而無所止」吻合。再往湘西找尋楚文化的遺跡，禮失求諸野，蜚居深山的苗、侗、僮、土家族，至今仍保留「制菱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披蘭戴芷、佩飾紛繁，索茅以占，結菰以信，能歌善舞，喚鬼呼神，儼然楚辭中神秘、孤放、綺麗的境界。

這些古代「荆蠻」被漢人所逼，從雲夢洞庭湖澤地帶，沿五溪而上，向西南遷移，楚文化因此流入湘西，從苗族遷徙的史歌「爬山涉水」、土家族幾天幾夜的舞蹈，重現大遷徙的整個歷史的記憶，可證明楚文化的流向，有苗人血液的沈從文，描述家鄉鳳凰縣「楚辭的酬神宗教儀式，鳳凰縣苗巫主持的大難酬神儀式作根據，可由今會古。」

於是，廿世紀的八〇年代，大陸各地一片尋根聲中，身為楚人後代的湖南學子急欲找回蒼老的遺傳，重振楚文學的風流餘韻，發出當代的「天問」，更有努力從血清血型的差異，證實南方人的精神氣質與北方人有別。

鄉土回歸、民俗色彩的渲染，湖南年輕作家中，以葉之蓁始作俑者，「我們建國巷」系列小說，將筆觸深入小巷，着力描繪異於他處的特殊味道，其中「援龍」對湘人過年的風情習俗有極準確的描繪，其他作家，如古華、葉蔚林等，發揮了楚人與生俱來的浪漫情懷，接續沈從文「最後一個浪漫派」的薪火，在反映嚴峻的現實主題下，湧動對鄉土的愛戀，古華的「芙蓉鎮」繪錄了「幅湘西山鎮民俗圖，葉蔚林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木排在水清得出奇的瀟水上緩緩漂流。

三、

然而，湖南作家抒情寫景之餘，不以描寫楚人情態、渲染地域色彩、風土人情爲滿足，越過外在的描繪、材料的蒐集，作家們更進一步找尋楚文學的精神，找出它的藝術方法做爲主觀的精神，不是只當成寫作對象，而希望我到寫作的主题。

從老莊禪學、屈原「楚辭」流落民間未經典籍化、學者化的野史、神話傳說、民俗祭典記載，結論出被孔孟文化所吸收、又受排斥的巫楚文化，其實是一種非正統、非規範的文化，是一種半原始文化，宗殺、哲學、科學、文藝還沒有充分化，理性與非理性基本上總爲一體，韓少功等湖南作家，認爲楚文化的特徵，除了人神相通、神秘詭麗、時空交錯，最重要的是它的直覺思維，不同於孔孟的理性、記錄式的邏輯推理，是屬於文學的思維，如莊禪理論，皆以藝術形式來表達，是寓言式的。另一特點是它的相對的觀念，其實是很現代的，在八〇年代的今天重新開闢，自有它的意義。

湖南年輕一代作家，體會認識了楚文化的特質，作家本身的思維、感受方式跟着改變，實踐到作品裡的佳例不勝枚舉。一邊參照馬奎斯吸取民間神話傳說，融入文學創作所產生的新意，又回顧屈原根據上古楚人民間祭歌而寫的「九歌」，這一代的湘楚子弟亦取材於遠古的神話傳說，賦予新的意義，所謂舊事新編，甚或是編造現代神話，延續巫楚神話的傳統，像孫健忠的「舍巴日」，天降的原始部落女兒、蔡測海的「母船」，神秘的「韶薩果」古歌，只能唱却不能記下的



，却能與亘古的蠻荒時代交通、莫應豐「死河的奇迹」，廢棄多年的死河，瞬間復活、時間在古里鎮突然停止的「古里——鼓里」……這些作品顯示了神話的復甦，被喻為現代神話的濫觴。

韓少功的「歸去來」，神秘氛圍籠罩下，表現了人的相對性，到底黃治先是我，還是別人，一如莊周夢蝶，感到自我的游離、喪失，對自我的懷疑，這篇像霧一樣迷濛的小說，今古交會、時空交錯的感覺表現無遺。

徐曉鶴的「野豬和人」，同樣散發着未知的神秘力量。

處身中共極端壓抑的社會，作家們以神經失控的精神病患者為題材的，少之又少，唯一例外的是湖南作家們。古華的「芙蓉鎮」結尾，王秋赦的政治夢破碎，終至神經崩潰，韓少功的「老夢」、「藍蓋子」兩篇作品，更能觸到讀者神經末梢。韓少功認為精神病「是個很好的窗口，可透視人的內心深處」。

徐曉鶴的「院長和他的瘋子們」、「瘋子和他們的院長」，更直接以瘋人院為題材。女作家殘雪，作品呈現的世界更是錯亂的、分裂的、對被迫害的臆想，那種焦慮、驚恐使人想起挪威畫家孟克的「哭泣」等作品，同是屬於瀕臨崩潰的心理狀態，殘雪的小說世界絕不屬於正常人的思維與秩序。

湖南作家們深耕狠挖人類異常的心理狀態，使人懷疑是楚文化非理性的因子在作祟。

#### 四、

湖南作家的尋根，不希望只限於楚地風土民情、地方色彩的外在渲染，而想更深一層，重新找尋挖掘楚文學的精神，企圖達到不管寫什麼題材，都能掌握表現這種精神。

實踐過程中，顯然困難重重，首先兩千多年前，孔孟儒家文化強行同化征服楚地的文化，兩者相互混合，儒家理性思維早已滲透浪漫、玄想的楚人血液，「五四」以來，更以魯迅的理性文學觀為主，長時期統領文壇，中共的文藝政策又承襲蘇聯，強調「主題先行」的現實，寫實主義為唯一的創作方式，文革之後的傷痕、反思、甚至改革文學，基本上脫離不了理性的範疇，仍屬揭露傷痕、撻伐官僚特權的政治問題小說。

何立偉是湖南作家羣中最為感性的作家，像韓少功的作品，便為過多的理性干預所苦，他原是寫問題小說出身，無法排斥理性，上海評論家吳亮認為他的理性範疇是深刻而紊亂的，往往被逼到兩難的地步，「既然理性存在，只好把自己推到理性不能解決的，迫使理性停止功能，然後發現我的思路，被某種氣氛所淹沒、被某種意象所擺脫，被某種突如其來的情緒所背叛。」韓少功以此法對付創作中理性的干預，殘雪對理性更是深惡痛絕，她在作品裡要求達到絕對的非理性，更是反邏輯、反理性的極端例子。

## 我們建國巷

建國巷，南方一條古老而質樸的麻石小巷。它被日益膨脹起來的新市區那色調和諧、式樣新穎的高大建築物夾持着、壓迫着。然而，它並沒有被吞食。它清高地、頑強地楔在現代化建築羣中，像一條幽深而貧瘠的峽谷。

從什麼時候起，它就出現在我們城市的版圖上了？誰也不清楚。

它那落滿市塵的瓦屋頂上長着一叢叢衰草；路面的麻石被鞋底打磨成了龜背形。那被風雨剝蝕得像千層糕一樣的古城牆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磚洞，據說是鬧日本鬼子那年，被飛機轟炸掃射的，如今成了麻雀的「安樂窩」。關於建國巷的歷史，還可以追溯到更遠的年代。小時候，我隔壁的胡伯曾指着巷口一堵深灰色的牆告訴我們：鬧「長毛」那年，也就是太平天國那時節（他這樣解釋），城裏駐過石達開的兵馬，在牆上貼過「均貧富」的告示。城裏沒跑的人都意外地發過一次「露水財」。

「。胡伯甚至還有根有葉地說，布告就貼在從地面數起的第五十塊磚上。」

五十塊磚，天，誰夠得上？小把戲們喜歡賭狼，大家抓着黃泥巴跳起腳往牆上拍。疊羅漢，踩凳子，什麼辦法都用盡了，牆上印滿了小「爪子」印，但誰也沒夠上第五十塊磚。

「你們細人子怎麼夠得上？人家是騎在馬上貼的。」胡伯這樣說：「高架子大洋馬，見過嗎？」

「長毛」，太平天國，大洋馬……唉，盡是些老時候的事，歷史書上的事，誰又見過呢？還不是哪個嘴巴硬就聽哪個的！

我的祖父生在這巷子裏，我父親生在這巷子裏，我生在這巷子裏，我的兒子剛剛還是生在這巷子裏，我熟悉它的呼吸和心跳。

夏日的傍晚，當落日的餘暉淡淡地塗在那高高的古城牆頭時，巷裏便傳出嘩嘩的潑水聲和竹製家具在凹凸不平的麻石地面上拖動的嘩裏啪啦的聲音。巷筒裏氤氳着一股潮熱的水氣。各家的桌椅板凳都拖出來了。於是，響起了筷子碰飯碗的叮噠聲，鄰里間粗野而親切的招呼聲。

「喂，過來喝一杯吧。真是，酒也捨不得買，留着討後婆婆？你這個老驢公！」

「三伢子，來，吃肉，一塊大的。給我做崽算了，餐餐有肉吃。」

女人們是固定的，在各自的飯桌前招呼小把戲進餐；男人們大都是流動的，端着碗，挨桌走動。木製的拖板鞋敲得麻石地面得得響——啊，建國巷夏日裏熱鬧的晚餐。

入夜，各家的桌椅板凳收進去了。巷子裏又橫七豎八地擺滿了躺椅、竹床。昏暗的路燈下，到處躺着人。鋸屑拌「六六六」粉製成的土蚊煙散發着嗆鼻的氣味。「撲嗒撲嗒」的葵扇聲一直要響到天亮……

冬天呢，冬天每家的堂屋裏都有一爐火。大人們互相串門，圍着火爐喝茶、抽煙、「翻古」。他們經常爲一個幾千幾百年前的、誰也沒見過的掌故爭得頭根上暴青筋，好像那些古人是自己的什麼親戚似的。直到夜深了，巷子裏傳來一陣「賣餃耳，賣餃耳」的蒼老的聲音，大家才打着哈欠，伸着懶腰走了。

賣餃耳的老倌總是這個時候來，穿着一件打補丁的青棉襖，擔着火爐和裝麵皮、肉餡的小櫃子，櫃子上吊着一盞晃晃悠悠的三角形風燈。他的布底鞋是那樣堅硬，敲在麻石地面上，清脆、響亮，從空蕩蕩的巷子的這頭一直響到那頭。

他的吆喝聲特別好聽，他煮的餃耳也實在好吃……

啊啊，建國巷，這條僅僅只有幾尺寬的小巷。那時，確是我們這羣小把戲的天堂和樂園！

我們喜歡玩「抓特務」，「打游擊」，吆喝着、尖叫着，在巷子裏穿進湧出，真痛快！

當然，這一切也不都是隨心所欲的。我們「第三世界」的「軍事行動」經常會受到「超級大國」的干涉。鬧過了頭的時候，胡伯就會拿着一柄竹掃把，從門口跳出來，惡聲惡氣地罵我們，趕我們。（他那時還沒退休，在工廠裏經常上夜班。）

於是，我們的「軍隊」全線潰散了，腿長的竄出巷口，落荒而逃；腿短的攀着牆邊的電線桿，爬到房頂上——殺氣騰騰的竹掃把夠不着的地方，對着胡伯作鬼臉。

每到這種時候，我家對門的王大福就會雙手叉腰仰起腦壳，鼓着眼睛訓斥我們：「你們這班小雜種，就是不學好！下不下來？娘的，看我不把你們送到派出所去開黑屋！」他經常拿派出所來嚇我們，好像派出所長是他的親姐夫一樣。其實，他自己到派出所去上戶口，還要拖我父親陪着呢。他那時剛從鄉下來，在皮件廠混事。臉又黃又瘦，留着個「半邊瓦」的西式頭，他只能在我們小把戲面前逞角色。

胡伯不這樣，只要我們一上房，他就嚇得先丟了掃把，可憐巴巴地呼籲和談：「哎喲，我的小祖宗！你們下來好不好？下來下來，聽話，胡伯給你們分酸菜吃。真的！」胡伯家的酸菜出名的好吃。他家的堂屋裏有一隻半人高的酸水罈子，裏面的酸水養了幾十年了，泡出的酸菜又酸又甜。那味道，哎呀，嘖嘖！

分酸菜的時候，胡伯總是先叫我們按高矮排好隊，然後，從屋裏端出一大碗酸薑頭或酸蘿蔔之類的東西。我們這時都變規矩了，不吵不鬧，齊刷刷地伸出一排黑糊糊的小手。胡伯分東西從來都是認真的、公平的。他從矮的這頭分過去，又從高的那頭分過來，嘴裏不住叨唸着：「誰也不多，誰也不少，拿住，拿住。」要是分少了幾個，他決不馬虎，一定要回堂屋裏拿來補上的。胡伯看着我們吃，我們也邊吃邊互相監視着，不許誰把酸菜悄悄地塞進小口袋裏，等大家吃完了又拿出來饞人。這是在胡伯門前吃酸菜的規矩……

這些小時候的事，現在想起來，仍那樣有聲有色，就像發生在昨天。人生過得真快！轉眼間，大躍進、苦日子、四清、史無前例的「革命」，小學、中學、大學、進廠當技術員，人，已到了中年。

現在，我仍住在建國巷——我那當皮匠的父親留給我的那間竹編牆的小屋裏。

我在不知不覺中頂替了父親的位置；我的兒子剛剛又頂替了我的位置，放了學就拿着紙手槍在巷子裏「衝鋒」，建國巷仍然是那樣的古樸、破舊。更新萬物的時代幾乎沒能在它身上留下什麼痕迹，只是人，已經「改朝換代」了。

胡伯仍住在我隔壁，已經退休十幾年了。他的背深深地佝偻着，除了堂屋裏的酸水罐子和肩膀上鋸亮的光頭依舊外，他變了；不但變成了一個十足的老倌子，而且，由於女兒找了區武裝部的一個排級幹部，使他變成了建國巷的「社會名流」。他常常以各種方式炫耀他的「乘龍快婿」和自己的軍屬地位。有一年春節前夕，他提回了一斤墨魚乾。這在當時簡直是使人眼睛發亮的珍品！碰着的都問他在哪裏買的。他告訴大家，就在前面商店，要買的快去。於是，巷子裏一聲吆喝，大家紛紛提着籃子去了。沒多久，巷民們掃興而歸，原來，胡伯跟大家開了一個傷心的玩笑。商店裏的墨魚乾的確有，但要憑軍屬證供應。大家抱怨胡伯。老倌子不還口，只是嘿嘿地笑，他從鄰居的抱怨聲中得到了某種滿足。

事實上，胡伯的墨魚乾並沒有留到過年，當晚就燉了一鍋墨魚紅棗肉，拖大家去吃。他說：「有福同享，大家去試試味，其實這樣搞特殊也不好，我郎他們部隊上都這樣講過。」結果，一斤墨魚乾，他自己也並沒比人家多吃兩筷子，還貼了油



鹽。胡伯是個開通人。

住我對門的王大福也變了，變成了一個十足的城裏人，而且，是一個上等城裏人。他新近還發了福，腆着個肚子，一副首長的派頭。事實上，他的確也當了我們建國巷的最高行政長官——居民小組長。他還有個嗜好，喜歡人家叫他的「官銜」。胡伯好盤人家的「寶」，在一次居民會上，故意拿王大福開心，說：「組長算個什麼官！我外孫妹子考進學堂就當了個廢子委員哩。舊政府那陣，我們這裏就屬一個保，管事的叫保長。叫你保長不更威風嗎？」大家都笑了。王大福却很認真，扳着指頭數：「十戶一甲，十甲一保，百把戶的場合，是差不多哩。」他完全認可了。從此，大家都開始叫他「保長」，不再叫他的名姓了。

遺憾的是，「保長」只是兼職的。他的正式工作是皮件廠熟練工，而且幹得很不得意，要不是七七年底工資調整調了一級，現在還是個二級工哩。他從不願意向人提起廠裏的那本經。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他幹「保長」却是稱職的。他雖然有時愛用幾句「官腔」，不看場合地作些「越南派幾萬槍兵到東不寨搶穀米」之類的形勢報告，但為大家辦事貼心，尤其是「本巷觀念」強，從不肯讓他的「臣民」們吃虧，頗受大家擁戴。